



滇池巴水闻先生

刘醒龙

对下沉，导致古盘龙江南流通路被阻，积水而成为古滇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刺桐关山地接下来继续抬升，将本是顺着山势呼啸而下的洪流大水，潮头做了浪尾，浪尾做了潮头，180度翻转，之前是进水口的螳螂川不得不颠倒成为出口水，做了性格完全相反的弥漫细流。

那场地质巨型变迁来得很慢，没有留下天塌地陷的机会，情同后来者喜欢挂在嘴边的慢生活，比水滴石穿、积沙成塔还慢，慢到人间轮回了八百次，也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一如家中小学生暑期作业上抄录的一段文字——也许，陆地只是温柔地静悄悄地从海里慢慢升起，就像小草从地里长出来一样悄无声息。等到大势已成，滇池还是盘龙江、宝象河等汇成的五百里滇池，还是刺桐关那头雄险，螳螂川这边舒曼，海拔高度被一只大手往下按了一下，不知不觉地拉低了一百多米，使得红河源头的明珠，成了长江久长的契机。

人间处处，万物所在，无不留有密码。

真心领悟的不一定全对，肆意妄想的也不见得都错。

“池，……上源深广，下流狭狭，犹如倒流，故曰滇池”，那滇的意思指的就是“水系颠倒”。这些话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的。爱走山水的郦道元到过大别山，也研究过大别山，只可惜那笔下的大别山，局限于淮河水系的豫南与皖西北一带，再有某个时期也称大别山，实际上是伍子胥领兵伐楚，头一仗大败楚军，时称小别山的当今汉阳一带。郦道元没有到过的鄂东大别山，以巴水为首，邀聚沔水、蕲水、举水、倒水，合称鄂东五水，从江淮分水岭上发一声呐喊，列成队整整齐齐地从东向西流去。

流向逆转的巴水，水系颠倒的滇池，与闻先生缘定今生的两地，山水奇观，大地异象。闻先生此生与众不同，坐下去温婉地研习诗歌，站起来激烈地燃烧自己，难道就此命中注定？

向西平行流淌的五条河像五头巨兽，桃红柳绿之时，温情脉脉如滇池当下的出水口螳螂川，夏日行洪之际，又像滇池古时摧枯拉朽的出水口刺桐关。五条河畔，生活着一些史称“五蛮”的族群。这些原本生活在楚国西部狂野无羁，性好暴乱的人，春秋时期就曾被控制性迁移。东汉建武年间，楚地西边再一次由乱到治后，领头犯事的七千名青壮骨干被强行迁徙到以巴水为中心的鄂东，那人长江处的巴河小镇因此称之为“五蛮村”。事实上，巴水侧畔的这些祖先，在前后数百年间，很少消停过，大大小小的暴乱不计其数，直到才牧出任黄州府时，才见着消停。这才有在长安有羊肉吃，搬到黄州后只能吃猪肉的杜牧，不胜感慨：“古有夷风，今尽华俗。”历经数百年，迁徙者的后裔已被汉地同化得，咏诗习文，以优雅为上品，难分彼此，也不需要分什么彼此。汉地的芸芸众生也在不知不觉中，将巴人性剽悍，好斗狠，敢生敢死的风尚潜移默化成为文化性格的一部分。再往后，苏东坡贬谪来黄州，二程理学兴起于黄陂，赫赫有名的“五蛮村”改称呼为巴河镇。那离得最近的人，比如闻一多，既可以好比那巴水细流，洗洗百丈轻纱，连细雀儿也惊动了。其热血和情怀依然如巴河之水，却可以挟雷暴涌动狂潮惊涛拍岸，面对摆明要取人头颅的屠夫，也只是挥一挥那根陪伴走过长沙至昆明的千山万水，以及由诗经的课堂回到美与爱的家庭的藤木手杖。

相比之下，大自然的刁钻古怪不知要将人类用下多少万年。在人义领域，诗词歌赋都在抒写大江东去，北水南流。当年头一次读到湘江北去的句子，曾经好不费解。等到老师说，这有什么奇怪，咱们鄂东的几条大河全都流向西边，那一张白报纸的脑子里迷糊得像是被诸葛亮设置为阴风惨惨、迷雾重重的八阵图。

放在三万年前，说滇池水往南流并非不对，那时候的滇池，通过一处名叫刺桐关的大峡谷，将一湖碧水倾向南方，如果没有后来的变迁，现今的滇池，也会是哈尼梯田、北回归线以及街道有多长、宴席就有多长的长街宴上不请自到的常客。

滇池属地震断层陷落型湖泊，历史上，这一带发生多次间歇性的不等量上升，后又出现南北向的大断裂。断层线以西，地壳受到抬升，断层线以东则相

碑。正如缺少五四这一环，北京大学就只是越建越大的书斋，又如那些越建越大的大学城却无法成为青年人心中的圣地。天地翻覆之际，总得有巨人抛头露面，扫却尘埃，顿开茅塞。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恰似滇池侧畔的学界。

“识时务者”眼里的“不识时务”，也放大了那种在“不识时务者”眼里的所谓“识时务”。

比如闻先生，从课堂到家室，就那么一点路程，又有那么多好心好意的提醒，熬过几天，就能举家回迁北平，让人打不了黑枪，下不了黑手。更有身边的那些榜样，安安静静地寻一方书桌，雨下得大了，敲在屋顶上，谁的学问都听不清楚，那就放下教鞭，与后生们一同专心听雨。将心比心，从武汉、北平，再到长沙和昆明，闻先生的柔肠，何曾比谁短少一寸半寸？1938年至1939年度西南联大浪漫抒情的《诗经·尔雅》课堂，让滇池侧畔领教过的青年学子谁个不曾倾倒？“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我叫纸儿缓缓地飞。”这首写在故乡巴水之上的婉约伤情的《也许》，足以媲美《红烛》的壮怀激烈。

以巴水为中心的那方天地，曾得一句话来褒扬：惟楚有才，鄂东之最。那说“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八个字，是前者外溢之后的发挥与变通。研究两种文字的差别，直译其意，后者意指“识时务者为俊杰”，前者意义重在“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所谓鄂东之最，所谓于斯为盛，后者只是告知世人，这个地方的人才很多，前者是在陈述另一种事实，鄂东地方的人才是最厉害和顶尖的。在西南联大的旧照片上，闻先生手里的藤木手杖，从长沙到昆明“教育长征”时就出现了，闻先生遇害后，这根藤木手杖一直被亲人保存着，后来才捐给故乡的纪念馆。藤木手杖上有一行无人识得的外国文字，直到2019年深秋才有人在偶然间解开这个谜。那些文字是葡萄牙文，意思是“候选人纪念”。那时候的澳门还是葡属殖民地。或许是哪位因故去过澳门的友人因《七子之歌》而特意以藤木手杖相赠，得到手杖的闻先生则日夜拿在身边，时刻以国破家亡之耻辱自我相勉。“不识时务”的闻先生堪称又一位“鄂东之最”。

对照痛斥“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的《最后的讲演》，“候选人纪念”仿佛就是“前脚踏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一语成谶，闻生见惯了这里奔腾向西的巴水，又见识了昆明这乡水颠倒的滇池，那血气，那胆识，怎可能逆来顺受，而只能顺应天理的便顺来顺受，反之则逆来顺受！一座滇池，得天地翻转之伟力，当然会潜移默化于与尘世之人。五水奔腾，那怕只剩向西一条路，也必然要拼到江海，留下阳光雨露茁壮故土乡亲。在“正义是杀不完的”背景里，闻先生便是将自己排列成天地同悲的“候选人”中头一名。对鄂东“五蛮”到东坡赤壁和二程理学，从昆明陆军讲武堂到西南联合大学，将文雅与孔武集于一身，那个时代，那些岁月，舍闻先生还有谁呢？

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闻先生选择了“候选人纪念”，如同他的诗歌还没有写够，就毅然决然地选择“最后一次演讲”，此中巧合，更是命定。身为要斗败一切黑暗，打垮所有腐朽，让故乡与祖国走向光明与荣耀的文化志士，将自己确定为红烛一样的“候选人”。这样的选择，在“你不知道故乡有一个可爱的湖，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浸在湖水里，湖岸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我要看如今还有没有这种事”的诗意中就已经决定了。

是高人韵士哪能不在昆明选胜登临，看苍烟落照，渔火半江，清霜一枕，秋雁两行。倒回来，与其说用“门前溪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境界，与巴水为中心的故乡共勉，能将对将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的滇池，叹一声断碣残碑，滚滚英雄，才是共一条长江的所有不识时务的贤良方正之人的宿命般的梦想！

好大一棵树

起会文

迎着一路火红的凤凰花，带着凤凰花一样灿烂的好心情，我们前往元谋县雷丁村拜访酸角王。

进入村庄，走下车来，首先感受到的是空气清新，气温清凉，鸟语花香的诗意环境。放眼望去，村中古木参天，竹影摇曳，木棉飘絮，让人感觉好像置身于世外。行走在村落间，一座座现代别墅庭院掩映在青翠的树木丛中，宛如一位位小家碧玉的羞涩少女，清新靓丽，犹抱琵琶半遮面。抬头仰望，遮天蔽日的枝叶间，鸟儿啾啾和鸣，犹若仙乐，更增添了小村的幽静与雅致。目光所及，到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祥和景象。

穿过洁净的村巷，沿着鹅卵石铺就的狭窄小径，进入一片密密匝匝的树林。体态轻盈的小鸟穿梭其间，在枝叶间演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未采净的酸角像一串串小巧精致的风铃，在微风中沙沙奏响。几只憨态可掬的小松鼠，一惊一乍地在枝叶间追逐嬉戏。淡黄色的酸角花随风飘落，地上铺起了素雅的黄地毯，淡淡的芳香弥漫林间，进入这样的境地，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

踏着满地细碎的落叶和落花，嗅着泥土和花朵的芬芳，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树木簇拥着我们，把我们推到“酸角王”前，我顿时被它的形象深深震撼着，好大的一棵树啊！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古树。

它的胸围直径达3米多，高近30米，像一位敦厚伟岸的巨人。它体魄苍劲，风骨清奇，童颜鹤发，精神矍铄，非一般树木可以攀比。虎背熊腰的身躯彰显出体魄的雄健，扭曲嶙峋的骨骼透露出灵魂的倔强，皴裂黝黑的皮肤弥漫着岁月的沧桑。抬头仰视，疏朗有致的枝丫宛如一条条粗壮的黑龙，龙头统一埋进树的怀抱里，龙尾悬在四周的天空不停地摆动，羽翼状的树叶细细碎碎，密密匝匝，碧玉般堆满枝丫。遮天蔽日的树冠如一把巨大的绿伞，不断向四面蔓延。

它与阳光亲吻，与蓝天辉映，与四月的微风相拥。枝枝叶叶间倾吐着青翠的绿意，让人仿佛感觉连空气也是青翠的，地面也是青翠的，人的心情也青翠起来。

树脚被人用石块围成一个圆形的花坛，更像是给大树戴上一个项圈，一个花环，一顶王冠。旁边有一块巨石，它就是大树项圈的一块玉坠，上面刻有“酸角王”三个大字。其实无须人为它封王，无论是它气势非凡的外表形象，还是器宇轩昂的王者风范，它也应当是当之无愧的树王。

俗话说：“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找百岁人。”从石头的背面，我竟然看到了这样的文字记载：“酸角王古树据考证植于隋朝时期，距今有1600年的历史……”

1600年，那是何等顽强的一种生命啊！1600年的风雨，1600年的沧桑，1600年的磨砺，却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毫无老态龙钟之态，让我顿时肃然起敬。

酸角树在元谋大地极普遍，它是一种乡土树木，但能站立1600年，与岁月俱长，与山川同在，却又常绿不衰，郁郁葱葱的酸角树，不能不说是震撼人心的奇迹。

一棵树就是一道绝世的风景，一棵树就是一部站成的历史，它的人生何等丰富，它聆听过隋朝的鸟语，沐浴过大唐的阳光，欣赏过北宋的月华，经历过元代的雨，感受过明朝的风，吸收过清代的露，我不知道它的年轮里记

录了多少故事，收录了多少的悲欢。它的内心沉淀过多少灿烂的辉煌，填充过多少悲壮的苦难。

1600年，站立在这块土地，坚守着这方山水田园，我难以想象它的坚强。风雨侵蚀，雷劈风折，地震干旱，刀斧相向，天灾人祸，常不期而至，然而它以怎样的姿态抵御厄运的洗礼，接受风霜的淬炼，它又如何忍辱负重，躲过一次次劫难，我无法想象。只看到它一身正气，凛然而立，笑对过往，倔强挺立在元谋大地，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我在树下流连，反复端详，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总想弄清老树1600年生生不息的秘密。终于，我有一个发现，在老树的中心部位，生发出一株水桶粗的枝干雄姿英发，直冲云天，然而树皮光滑，颜色灰白，与老树黝黑皴裂的树皮迥然不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枝年龄约二三十年的后起之秀。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酸角王不仅自己不停地延伸根脉，从土壤中汲取养料来固本培元，培根铸魂，还善于守正创新，培养后生，年年岁岁自强不息，年年岁岁吐露新枝，年年岁岁青春永驻，这就是酸角王1600年还枝繁叶茂的秘密吧。

我不得不得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你想活成一棵大树，你就必须培根铸魂，永不停止地学习知识吸收养料，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要自强不息地抗争，让自己的内心所生发出新的枝条，你才可能在你所处的位置上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树前的这个小村庄，村民几乎都姓杨。在村中的文化碑前，我详细阅读了杨氏家族的历史和祖训，渊源可追溯到上古的黄帝（轩辕），周朝的周武王之孙姬奭受封于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遂以封地为姓，始开杨氏一宗。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唐代大诗人杨万里，宋朝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均为其先祖。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始迁至元谋，后分支到此地。五千年来，杨氏精英灿若群星，闪烁于华夏长空，帝王将相，名流大儒，不可计数。

根深叶茂的杨氏家族，不也正是一棵在华夏大地上生长了五千年还生机勃勃的大树吗？

杨氏家族这棵大树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杨氏子孙何以有如此建树？我看看与他们的祖训分不开。杨氏祖训六条：一务根本；二习勤劳；三崇节志；四戒贪鄙；五屏欺伪；六选邪恶。此六条祖训，首先以耕读为根本，不忘祖宗，增强自信，从教子、治家、修身、处世等作了具体的规范，从儒家传统美德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培根铸魂，培养了良好家风，激励子孙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励精图治。这就是杨氏一门人才辈出，杨氏家族这棵大树在中华大地生生不息、永远焕发着生机与活力的真谛吧。

我想到了我们的民族，我们华夏民族这棵大树又何尝不是如此，五千年来，华夏民族这棵大树一直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汲取精华，固本培元，培根铸魂，守正创新，自强不息，使中华决决大国五千年虽经历无数战乱，无数灾难，多少次外敌入侵，多少次风雨飘摇，但最终都能绝处逢生，顽强地抵御一切风雨，依然能够稳如泰山，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离开酸角王古树，我收获满满。培根铸魂，自强不息，方能生生不息。好大的一棵树啊！愿你青春永驻，万古长青！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报告文学有奖征文启事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写七彩云南的人民赞歌，讲好壮阔的中国故事和云南故事，用接地气、与时俱进的报告文学创作，展示云南新时代以来的新气象，新风采，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云岭先锋》杂志社、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与《云南日报》“花潮”版联合开展“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报告文学有奖征文活动。

一、征文时间：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6月30日

二、征文内容
书写新时代以来云南取得的辉煌成就，讴歌各行各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反映云南不断繁荣发展的历史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唱响主旋律，以文言志，展示民族团结、生态环保、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固边抗疫等方面的先进人物、事迹，抒发广大文学工作者对党和人民的诚挚热爱。

三、征文要求
作品须是原创作品，内容客观真实，观点鲜明简洁，引述准确无误。征文字数2000—3000字（杂志上可放宽至5000—1万字）为宜，文末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

四、投稿方式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投寄979719658@qq.com 邮箱，以Word文档形式发附件，并在邮件中注明“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报告文学有奖征文投稿”字样。

五、作品评选
征文活动结束后，组委会邀请有关专家对征集的作品进行评选，获奖作品给予奖励。



云南日报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

云南省作家协会
省文联文艺理论室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合办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火塘（外一首）

刘常德

在西畴农村，挨家挨户都有一个火塘
来客人了，就会生起一堆火
烧水，用茶罐烤茶，以招待客人
逢年过节，也会生起一堆火
煮肉，浓烈的香从锅盖缝隙处溢出

某些夜晚，全家人会紧紧围坐在一起
谈谈近来的收成，谈谈将来的打算
除夕，火会烧得很旺，预示红红火火
有很多年，挨家挨户都有一个柴垛
柴堆得多是勤快和劳动动力强的象征

有很多年，周末或寒暑假，寒冷的日子
从早到晚，我家都会把火一直烧着
供大姐和我烤着——读书和做作业
逢送牛粪去田地的日子，每背完一趟
父母都会进屋，喝杯热水烤烤手再走

乡间小溪

我相信它们的内心就怀揣两个字——向前

我想是一条叫命运的鞭子
在一直抽打着它们——向前

它们从不在意，是否流出了声响
从不在意，其清激可否被人看见
遇坑洼，就把坑洼填平
被脏水波，就用更快地流
予以回应

流着流着，或汇入江河涌向大海
或越流越小，悄然走完一生